

对语言符号象似性的探索

王铭玉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洛阳 471003)

摘要: 象似性 (iconicity) 是近年来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热门课题, 它指的是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或概念结构之间的自然联系。有关语言符号象似性的研究是对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中任意性原则的一种反说。及时了解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状况, 确定象似性概念及其性质, 分析象似性的哲学基础, 把握象似性的分类及在语言中的体现, 透视象似性及语音意义, 探索汉语语言文化的象似性问题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语言符号的本质, 揭示概念与认知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 语言符号; 象似性; 本质特征; 哲学基础; 分类体现; 语音意义; 语言文化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1 象似性概念

1.1 术语的来源

象似性 (iconicity, *иконичность*) 这一术语的来源与被誉“现代符号学之父”的皮尔斯 (C.S. Peirce) 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 皮尔斯符号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两个相互交叉的“三元组合”, 而其中的一个三元组合讨论的是符号的分类问题。皮尔斯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他的三个“普遍范畴”, 即第一项 (性质)、第二项 (对象) 和第三项 (关系)。(参见王铭玉 2004: 116) 他将这三个范畴应用于符号媒介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具体分析, 进而得出这样三种符号的类型: 象似符 (icon), 索引符 (index), 象征符 (symbol)。象似符通过写实或模仿来表征其对象, 它与所指对象之间联系靠的是各自性质上的某种相似性。照片、图像、雕塑、电影形象、施工草图、方程式和各种图形就是该类符号的典型例子。而索引符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模拟的, 而是与其构成因果或者时空上的连接关系。属于这类符号的有路标、箭头、指针、专有名词、指示代词等。而象征符则是“通过某种法规指称其客体, 这种法规通常是一般观念的联想, 致使该象征被解释为指称那个客体。”(转引自丁尔苏 1994: 11) 它与指称对象之间的联系完全是约定俗成的: 自然语言和各种标记系统基本上都是该类符号的代表。皮尔斯还将象似符按其复杂程度分成 3 个小类: 影像 (image), 该符号与其对象单纯是属性上的相似, 如照片; 拟象 (diagram), 此类符号的组成部分与对象各部分之间相似, 如地图; 隐喻 (metaphor), 这类符号与对象之间存在一般的类似关系, 即通过此物与彼物的平行性来反映所指物特征的符号, 例如句子“这个人是一头狮子”就是一个隐喻符号。隐喻符代表着最高、最抽象的相似性。在对象似符作出一般性界定的基础上, 皮尔斯指出: “在每个语言的句法里, 借助约定俗成的规则, 都具有合乎逻辑的象似性”。(沈家煊 1993: 2)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以表明, 对象似符进行研究的发端归于皮尔斯是有道理的, 我们也同意这种看法。

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 表明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三种联系方法, 这种“三元符号模式”较之索绪尔的“二元符号模式”(即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 有着极大的伸缩性、解

释性和全面性,为我们分析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类符号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分析手段。(参见王铭玉 2004: 122-125) 皮尔斯率先对非语言符号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遗憾的是在以索绪尔思想为主导的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界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语言学中的“能指与所指关系任意性”的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理据性”、“相似性”,“可论证性”则被忽略和轻视。

可喜的是,最近十几年间兴起的功能主义学派带来了语言观的变化,语言不再被视为自足的纯形式系统,需要寻求在形式背后的语义和功能动因;当代语言类型学和共性研究的成果,需要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在毫无亲缘关系的众多语言里一再出现的某些相似的形式—意义匹配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而最近产生的认知语言学中的“语言结构直接映照概念结构”这个基本主张需要在语言中找到强有力的证据。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语言中的“象似性”研究成为当今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而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1.2 术语的理解及翻译

要想对 iconicity 这一术语作出准确的理解,我们还得再一次求助于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他对象似符的分析还包括这样的思想:(1) 界定象似符的所谓“相似性”并不是客观的、基于逻辑的,而是一个“心理事实”,即感知中的相似性;(2) 从某个角度而言,象似符和索引符可视为象征符的次类,这是因为任何符号都是规约的结果,即按皮尔斯的说法,任何符号和所指对象之间都必须有一个解释者;(3) 象似符与索引符之间的界限也不是绝对的,往往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别。“纯象似符”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有的象似符都是不完全的。他的这种思想是想反映符号在“自然性”方面 3 种不同的程度,从最自然的象似符号,到自然性稍低的索引符,到相对缺乏自然性的象征符。这样,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就完全体现在由这 3 种符号组成的象似—规约关系连续统中。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象似符是基于隐喻的模式建构的,索引符则是基于换喻的模式构成的,而象征符则靠约定来实现。象似性可以理解为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自然存在着的被符号解释者所感知到的一种相似性,而且这种相似性有程度上的差别。

由于象似符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这里需要给予特别的强调。象似符既然是一种符号,它就绝对不是真实的事物本身,而是一种概括了该事物的功能特征的模式。换言之,象似性作用不是存在于符号和所指对象的物理性质中间,而是依存于“相同的”知觉结构或关系系统之间。这样,即使象似符的形状与对象不同也可起象似性意指作用(如图表和隐喻);而象似性程度最高的图画(或图像),在它与被表达物之间,其象似性也不是一种简单机械的重复,实际亦为一种“转换过程”。所以,针对上升到符号学层次上的象似符,艾柯(Eco,U.)特指出以下 3 个作为必备的前提:(1) 应按文化性质惯约法为对象定义,即按某些公认特征予以识别,如用四足和黑白条纹表示斑马;(2) 按文化性惯约简化对象的必要特征,如斑马例中,只用条纹图形而无需四足和黑白色即可表示对象;(3) 按惯约可在对象特征与图形符号之间规定可知觉的相互符合的生产方式,如按透视法画一花瓶时先得有一透视法则。(见王铭玉 1994: 4)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对这 3 类符号的特征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现在就考虑如何将其翻译的问题。如上所述,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在对其进行翻译时,应尽量找到一个能够反映所指内容的能指形式。而传统的翻译显然没有顾及到这一点,将这 3 种符号分别翻译为:图象(象似符,图象符,图式,象符,类象符),指示(标志,标记,引得符)和象征(抽象符,象征符,语符,代码符)。对此,王寅、张敏等研究者都曾撰文论及(可参看王寅 1999: 49;张敏 1997: 148),他们的探讨都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倾向于下列翻译方法:(1) 将每个术语后面加一个“符”字,表示为一种符号,同时也有一种对称美的感觉。其实这种做法,在其它语言中也有体现,比如在俄语中,就将 знак 分为

иконический знак (знак-икон)、нидексный знак (знак-нидекс)、символический знак (знак-символ)。(2) 由于3种符号的成因分别取决于相似关系、因果关系和约定关系,因此,可以将 icon 译为“象似符”,既和“相似关系”吻合,又和“象似性”(iconicity)概念保持一致;将 index 译为“索引符”,因为“索引”二字能凸显能指与所指的因果关系;将 symbol 译为“象征符”,这是考虑到“象征”概念可以体现出“约定性”的本质特征。对于 icon 下面的3个小类,我们结合王寅的观点,将其分别翻译为:影象符、拟象符、喻象符,以保持分类模式的对应性——既可以体现出它们属于象似符的范畴,同时,“影”、“拟”、“喻”这3个区别成分的选择,表明其象似度的差异。“象似性”则是表明象似符与其所指之间的可论证的相似关系。它与“可解释性”、“理据性”可以理解为同义词。对它的翻译也有多种:“象似性”、“临摹性”、“类象性”、“具象性”、“动因”等等,我们取“象似性”这种翻译形式,这与我们前面对符号各种类型的理解和翻译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1.3 术语的定义

关于“象似性”的定义,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们认为,国内几位学者的观点可以给界定此概念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沈家煊先生在《句法的象似性问题》中对该术语作了如下描述:“语言的象似性是相对于任意性而言的,它是指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两者的结合是可以论证的,是有理有据的。语言结构的象似性就是概念结构直接映照人的概念结构,而不仅仅是一般的体现概念结构。”(沈家煊 1993: 3) 严辰松教授在《语言临摹性概说》中是这样描述的:“语言结构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所经验的世界结构。”(严辰松 1997: 21) 张敏先生在《从类型学和认知语法的角度看汉语重叠现象》中这样说道:“语言符号及其结构和它们所代表的概念内容/外在现实及其结构之间存在的某种相似性”。在《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专著中,他又进一步作了描述:“简单地说,语言的象似性指的是感知到的现实的形式与语言成分及结构之间的相似性。换言之,它是指语言的形式和内容(或者说,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有着非任意性、有理据、可论证的一面。”(张敏 1998: 139) 王寅教授给“象似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符号在音、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映照相似的现象”。(王寅 1999: 49) 可以说这个定义将“象似性”理解为不仅体现在语言单位本身(音、形),而且还表现在语言单位的相互关系(结构)中,这与海曼(Haiman)的成分象似和关系象似观点一致,但显然前者更为朴素,易懂。

以上这些学者的观点都是结合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理解而得出的,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象似性”概念的内涵。我们在学习理解的同时,认为尚可做以下3点补充:(1)“象似性”是一种抽象性质,所以把它视为“现象”似有不妥,而理解为“特征”较为严密。(2)语言的“象似性”不仅体现在静态的语言系统的单位和关系中,而且还映现在其具体的动态(使用)过程中;(3)与基于英美分析哲学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不同,整个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认为认知具有体验性,是受身体和经验约束的,所以,在“象似性”的定义中,将它的“体验性”、“感知性”加以强调是很有必要的。

这样一来,我们也尝试性地给“象似性”下一个定义:映照在语言符号系统单位和关系之间以及语言功能过程中的、被人感知的、相应所指对象或关系的自然相似性特征。

2 象似性的哲学基础

象似性问题的实质归根结底是能指与所指(广义性的理解应包括所表意义、客观现实、经验结构、概念框架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二者之间是否可以论证?是否存在着因果理据?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它构成了象似性的生存基础和存在价值。

2.1 传统哲学

柏拉图模式 (Platonic Paradigm) 是与亚里士多德—索绪尔模式 (Aristotelian-Saussurean Paradigm) 相对立的思想观点。柏拉图模式的核心思想是：如果我们想用语言表达现实的话，语言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互相相似，语言符号和语言行为的许多方面在本质上打上了自然限制的烙印。语言哲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是民族的最大特征”，“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转引自胡明扬 1988：57）这实际上就是“语言结构与人的概念结构相互映照”思想的体现。的确如此，语言处在人与世界之间，人必须通过语言并使用语言来认识世界。同时，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会把某种独特的主观意识带入自己的语言，从而在语言中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与柏拉图和洪堡特的思想相吻合，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提出了语言与现实同构的观点。这一观点最典型的体现就是“语言图像说”。虽然维氏的后期理论对此有所纠正，但他并没有完全彻底否认这一说法，而是承认它在一定的范围和意义上是有效的。而皮尔斯在 19 世纪末提出的符号三分法（象似符、索引符、象征符）更是直接从哲学上印证了象似性学说。

2.2 认知哲学

真正使“象似性”学说赢得应有承认的是认知哲学。所谓认知，是指人们感知、认识世界，获得知识，解决问题等一系列认识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广义的认知包括视觉、听觉、动觉、记忆、注意、心智、思维、推理等。认知哲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形成了认知语言学，后者自 20 世纪 70 年代正式进入语言学领域以来，对传统语言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批判，认为语言是对现实世界经过人类认知加工而形成的。这样，就存在着两次反映过程：（1）人的感觉、概念和全部科学认识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的反映，其中，现实是主导，它经常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思维；（2）语言不是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有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介于其间，即在认知与语言之间还有一次反映过程，其中，认知是主导，它先于语言，决定语言，是语言的基础。基于两次反映过程，认知语言学勾勒出了一个理论链条，即现实→认知→语言。根据这一链条可以作出如下推断：认知要反映现实，二者之间应该是大致相同或相似的；语言要表达概念，它要与认知保持映照的关系。换言之，人类在对现实世界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了人们的概念结构，语言作为思维工具，必然在许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的经验结构、概念结构、形式所表达的意义之间存在对应性相似关系。唯此，语言才得以最终完成反映世界的任务。

2.3 体验哲学

“象似性”的存在价值与非客观主义体验哲学的作用是分不开的。非客观主义体验哲学是相对于客观主义哲学而言的。它首先反对“自治论”，反对“心智与身体分离的二元论”，坚持认为，人类通过身体与世界的互动来与世界相连，使得认知、心智、知识成为可能的只能是我们的体验和想象力；人类因自身的生理构造使用特殊的方法来感知世间万物，理解其间的各种关系，并由此体验而固定下来。所以，“语言自治，独立于外部世界看来是不能再被接受了……应解释外部世界是如何输入到 (import into) 语言中的。” (R. Simone 1994:4) 同时，体验哲学反对“纯内指论”。纯内指论包括索绪尔的结构内指论和乔姆斯基的心智内指论，二者的共同之处都是将语言与外部世界割断，仅从内部研究语言。体验哲学认为，仅在语言内部寻求各种解释，虽然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语言如果与外部世界相“剥离”，何以形成今天的语言？何以表明“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以何为接口来达到表述现实世界的目的等等。所以，仅从内部研究语言就不能算是完整的、可靠的理论，意义的基础是客观现实和人类的认知，语言作为三个环节中的一环，必然要和认知与现实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带上认知与现实的烙印。再则，非客观主义的体验哲学反对“非隐喻观”。据雷科夫和约翰逊 (G. Lakoff & M. Johnson 1999) 统计，英语中有 70% 以上的表达来源于隐喻，因此隐喻遍及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德里达 (J. Derrida 1982) 说得更直接：哪里有文字，哪里就有隐喻。而所有隐

喻都是有动因的，例如 attraction, electricity, magnetism 等词能用在“love”隐喻中绝不是任意的，它们起因于“物理力”这个始源域中词意义和一般概念隐喻：Love is a physical force. 显然，动因就是理据性，而动因主要通过隐喻或换喻引申而来。所以，承认隐喻的认知作用就是承认象似性的存在价值。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意义是基于体验的心理现象，是人类通过自身与世界互动的结果，与形式不可分离，两者间在许多时候具有诸多可论证的关系。（参见王寅 2002：4—7）总之，自治论、纯内指论和非隐喻观三种哲学观点是任意说的理论基础，也是认知主义、非客观主义体验哲学的批判对象。正是在它们的交锋中，奠定了象似性的哲学基础；正是随着认知理论不断发展，使得象似性学说方兴未艾。

3 象似性研究概况

3.1 象似性研究的历史分期

语言象似性问题并不是认知语言学首先提出来的，对它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以及随后的本质论与约定论、自然论与习惯论之争，它一直受到哲学家、符号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关注。该问题的实质就是在语言与现实、形式与意义之间是否存在理据性，即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象似的还是任意的。可以说，这两种对立观点一直贯穿着整个语言符号研究的历史。根据对该问题研究的态度，王寅教授将“象似性”的研究历史分为3个阶段（王寅 2001：327）：（1）两论相持时期（古希腊时期至19世纪末，两论相持）；（2）索绪尔时期（20世纪初至60年代，任意说暂占上风）；（3）后索绪尔时期（60年代以来，象似说得到承认，并且渐占上风）。

我们基本上同意王教授的三阶段说，但对第二、第三阶段的命名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索绪尔本人在“任意性”问题上是相当谨慎的。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用了整整一页的篇幅对任意性的概念加了一个重要的注释，即“符号可能是相对地可以论证的”，他认为可以区分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一个没有动因，或者说不可论证的符号是绝对任意的，比如法语的 *vingt*；而一个有动因的符号是相对任意的，比如法语的 *dixneuf*。他还进一步指出，限制着任意性的可论证性包含在要素之间相互的句段关系及要素与要素聚合成类的联想关系里。（索绪尔 1980：181-184）他的这种看法至少在表面上与后来的认知功能语法学家的句法象似性观念是类似的。可惜的是，索绪尔似乎仅仅把可论证性看作语言组织的有序性，未能更深一层次地剖析这种相对任意性的实质和来源，但可以说他也意识到“象似性”的存在。而他以后的结构语言学家未能发展相对任意性的观念，却把绝对任意性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乔姆斯基的天赋性假说实际上则把语言结构的任意性推到了极点。所以，将“索绪尔时期”改为“形式主义时期”，可以避免我们对索氏的误解。而对“象似性”问题重新进行关注，与功能主义的全面崛起有着重要的关系，我们因此倾向于将“后索绪尔时期”改为“功能主义时期”。尽管一般公认的语言研究中的功能主义源于本世纪初的布拉格学派的的语言学思想，尤其是马泰休斯（*Mathesius*）的有关语言的功能观，然而功能主义真正成为一种思潮并与形式主义开始形成抗衡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龚放 2000：2）这与王教授所划分的第三阶段没有多大的出入，而且，从对“象似性”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群来看，大都属于功能学派，如吉汶（*Givón*）等。这样一来，我们也尝试性地把对“象似性”问题的研究史分为3个时期：（1）两论相持时期（古希腊时期至19世纪末，两论相持）；（2）形式主义时期（20世纪初至60年代，任意说占上风）；（3）功能主义时期（60年代以来，象似说开始得到承认，研究渐成气候）。

3.2 “象似性”研究呈现的特点

语言符号的“象似性”在最近几十年来受到众多语言学家的关注，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语言学界“任意性”说占统治地位时期，符号学家就观察到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象似

关系，并将这种思想逐渐向语言学渗透。由此可以看出符号学对语言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当前，语言学领域中的象似性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3.2.1 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趋向世界化

(1) 国外语言学界

在国外语言学界，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雅格布逊(Jakobson)、格林伯格(Greenberg)、库珀和罗斯(Cooper & Ross)、鲍林杰(Bolinger)、切夫(Chafe)、迪克森(Dixon)、海曼(Haiman)、斯洛宾(Slobin)、雷可夫(Lakoff)、朗格克(Langacker)、吉汶(Givón)、韦日比茨卡(Wizerbicka)、泰勒(Taylor)、西蒙(Simone)、恩格勒(Engler)、德莱塞(Dressler)等都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我们择其要者简述一二。

雅格布逊在其论文《探索语言的奥妙》中对语言的任意性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并着重指明语言结构组合关系上的一种象似性：复句中两个分句的排列顺序映照它们表达的两个事件实际发生的先后顺序。(R. Jakobson 1966) 格林伯格主要进行语言的共性研究，他提出，在人类语言中，若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那么子句在叙述中的顺序一定和他们所描述的事件的次序相同。没有一个已知语言在讲一件事情时是以倒叙为常的。(转引自张敏 1998: 143) 库珀和罗斯最早明确提出“句法象似性”的概念并采用这一术语，此后这方面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转引自张敏 1998: 145) 鲍林杰提出，“一个形式对应于一个意义”是语言中最自然的象似性原则之一，并从象似性的角度对他研究多年的句调形式做出了更明确的解释。

(同上) 雷可夫、朗格克和其他学者建立了认知语法，主要从认知角度探讨和分析语法规则的成因，他们认为：认知和语义是一种语言形式形成其句法结构的内在动因，语法是语义的建构和象征体系。海曼出版了《自然句法》和《句法象似性》两本专著，他将语言的相似性研究带入了一个新时期，使他成为当代语言符号象似性研究具有最有影响的学者。吉汶对句法象似性的研究也较为全面，他提出了与句法中非任意性编码方式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同构原则、象似性编码的生物基础和认知基础等等。

(2) 汉语语言学界

在汉语语言学界，对象似性的研究已经起步，这方面的带头人是戴浩一。他提出的汉语里一条重要的象似原则——时间顺序原则，业已为国内学者所熟知。他还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汉语语法里几种主要的象似性动因，并从范畴化、空间关系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汉语句法的象似性质。谢信一基于汉语句法里的证据提出了“汉语是一种图画语言”的观点，他还从象似原则出发讨论了汉语里独特的时间观念及其意象，并从相似原则和抽象原则相互竞争这一总的观点出发解释了汉语完成体标记“了”的位置。而张敏先生则对句法象似性作了全面概述，并着重用距离动因来分析汉语中的名词短语。

(3) 国内外语界

在国内外语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也逐渐由介绍借鉴走上了实际探讨、分析的路子。1988 年许国璋先生将 iconicity 翻译为象似性后，沈家煊、林书武、胡壮麟、严辰松、杜文礼、王寅、文旭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介绍或研究。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王寅教授，不仅有十几篇论文发表，而且出版了一本专著《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和补充》。他在对国外有关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引介的同时，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还运用象似性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并将象似性与文体学结合起来，将象似性看作一种重要的辞格，为语言学研究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参见王寅 2001: 333)

3.2.2 研究的内容不断拓展、深入

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针对象似性问题召开了 3 次国际性专题讨论会。第一次是 1983 年 6 月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召开的“句法象似性”专题大会，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语言句中普遍存在的象似性现象；第二次是 1992 年 10 月在意大利的罗马大学召开的“语言

中的象似性”专题大会，分别从语言学史、符号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角度研究了象似性理论；第三次是1997年3月在瑞士的苏黎世召开的“语言与文学中的象似性”专题大会，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第一次共同对象似性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研究，分别从语言和文学两个角度对象似性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除此之外，1992年8月在加拿大北克拉瓦勒大学召开的第15届语言学家国际会议上，对“隐喻与象似性”问题设专组进行讨论，相关论文在1994年7月的《语用学杂志》第22卷第1期发表。论文作者从皮尔斯符号理论的观点出发研究隐喻和象似性，研究词汇（包括词素和语法的辅助成分）的象似性，研究隐喻与类比、与普遍语法的关系，把象似性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象似性研究从最初的现象描述发展到理论建构，研究范围从句法拓展到整个语言符号系统，已经走上了跨学科、多角度研究的大道。

4 象似性的分类及在语言中的体现

对语言符号而言，“象似性”既是一个“共性”问题，也是一个“个性”问题，它在不同的语言以及同一语言的不同层次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就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沈家煊总结出了句法中“距离象似原则”、“顺序象似原则”、“数量象似原则”等3条关系象似原则；严辰松则介绍了“疏离”、“对称”、“不可预料性”、“思维的顺序”等4种“临摹”现象；王寅的总结可谓全面，一共总结出了7种象似性：标记象似性、话题象似性、滤减象似性、句式象似性、距离象似性、顺序象似性、数量象似性；张敏介绍了“复杂性”、“独立性”、“距离”、“次序”、“对称”、“重叠”、“范畴化”等象似性动因。虽然他们的用词各不相同，但他们所讨论的对象都是 iconicity。从他们对象似性的分类以及例证来看，象似现象之间有层次关系，或者互为因果，或者互为交叉。这也足以看出象似性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在认识上的差异。在这里我们借鉴国内外学者的成果，结合自己的理解，对象似性作分类尝试。

我们对象似性的分类依据的是皮尔士对象似符的3分法。前文已经提到，象似符可以分为3种：影象符，拟象符，喻象符。那么，其相应的象似性则为：影象象似性，拟象象似性和喻象象似性。下面我们结合语言的实例加以说明。

4.1 影象象似性

我们所理解的影象象似性是指语言符号的声音或外形与其所指之间有着自然的联系性。它主要体现在拟声词和象形文字上。

以拟声词为例。任何语言里都有一定数量的拟声词或象声词，比如，布谷鸟的叫声汉语为 bu-gu、英语为 cuckoo、俄语为 ку-ку、法语为 coucou、西班牙语为 cuco、意大利语为 cuculo、德语为 kuckuck、罗马尼亚语为 cucu、匈牙利语为 kakuk、日语为 kakko；猫的叫声音汉语为 miao、英语为 miaou、俄语为 мяу、德语为 miau、土耳其语为 miyavlak、哈萨克语为 meyalaw、柯尔克孜语为 meyoloo。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拿俄语和汉语来说有：му-му—哞哞（牛的叫声音）、га-га—嘎嘎（鹅的叫声音）、кря-кря—呷呷（鸭的叫声音）、буль-буль—哗哗（水的冲击声）、кукареку—喔喔（公鸡的叫声音）、тук-тук—咚咚（敲门声）、тик-тик—滴答（钟表声）、ха-ха—哈哈（大声笑）、хи-хи—嘿嘿（小声笑）。这些词的语音形式就是对自然声音的模仿，有着很高的影象象似性。

4.2 拟象象似性

这类象似性是广大认知功能语法学家研究的重点。海曼认为，人类自然语言里的象似符主要是影象和图样，尤其是后者。这里的图样就是我们理解的拟象符。他将拟象象似性分

为 3 种类型：同构（isomorphism）、自同构（automorphism）和动因（motivation）。

4.2.1 同构

同构是指拟象符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对应，即拟象中的每一个点和它的代表物结构中的每一个点相对应，而不管这些点在特性上有什么区别。这种同构其实就是关系象似（relational diagram），或是沈家煊先生所说的成分象似（即句法成分和经验结构的成分<大大小小的概念>相对应）。该类象似性在语言中的体现就是“一个形式对应于一个意义”，“形式相同表示意义相同，形式不同则意义不同”。如 *crow, crunch, cry, crack, crackle, crash, creak, croak*（都有响、叫的意思）。再如，*flap, flare, flee, flick, flicker, fling, flip, flutter, flow, flow, flutter, fly; the, this, that, they, their, thee, thou, thy, then, there, thus, than though; what, why, when, where, which, whether* 等。这几组词都能归入“形式相近，意义相近”的例子中。

这条象似原则不仅适用于词汇层面，在句法中也同样适用。比如，跨语言调查表明，条件从句和是非问句在结构上经常相似。例如英语中条件从句和（间接）是非问句都能用 *if* 打头，都能用主语和动词颠倒位置的词序，这是因为在意义和功能上条件从句和是非问句都充当言谈话题。而“形式不同，则意义不同”的例子在语言中比比皆是，我们在此不赘述了。

4.2.2 自同构

海曼认为，一一对应的关系存在于能指和所指的结构之间为“同构”，若存在于同一个系统的两个或多个部分之间则为“自同构”。格林伯格就发现，大量语言里的同一组指代词可用于时间、空间和言谈中的指称，其中存在着严整的对应关系，如同一形式可指第一人称，也可代表与说话人的密切关系，还可以指示较近的未来时间。他认为，这是来自空间感知的结构以象似的方式从空间影射到实际时间及言谈时间的结果。（转引自张敏 1998：152）

4.2.3 动因

动因指的是拟象符的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和所指物的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相同。对语言中这一种象似特性的理解和命名，在功能语言学家中存在着一些分歧，有时很难将其与“同构性”清楚地分开。动因的基本概念原本是由索绪尔提出的，海曼将其狭义地理解为关系和关系之间的平行性；吉汶等则将其理解为“同构性”的一种；平贺正子（Masako k. Hiriga）将其看作结构象似（structural diagram）；沈家煊则把它总结为关系象似。我们在这里只是将这种分类方法作一介绍，并不去严格区分。

学者们在该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表现在以下 6 个方面：

（1）线性象似性 也就是说句子或词语的顺序对应客观事物或人们认知的次序。大家常举的例子就是恺撒的名言 *Veni, vidi, vici*（*Пришел, увидел, победил*），其中所表现的次序和事件发生的顺序是一致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时间顺序象似。它不仅体现在句子的内部成分的顺序上，而且出现在复句等大的语言单位中。在大量的主从复合句里，表示原因的子句经常出现在表示结果或蕴含的子句的前面，这一语序安排也是符合自然和感知的时间顺序的，因为在概念领域里一般总是先有因后有果。

汉语中的语序就表现出明显的线性象似性。戴浩一先生提出了汉语中的“时间顺序原则”：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这条原则可以用汉语语序中的一些现象独立论证。当两个汉语句子由时间连接词（如“再”、“就”、“才”）连接起来，第一个句子中事件发生的时间总是在第二个句子之前。如：我吃过饭，你再打电话给我；我们工作一结束，他就来；你给他钱，他才给你书。

这三个句子内部的先后顺序就完全符合时间顺序原则，一般情况下，它们内部成分的先后顺序不允许调换。

当然，这种体现在句子中的象似性，并不仅仅是由事物在时间上的排列顺序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与人们对其内部成素概念化的特征息息相关。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一些固定化的并列短语中得到验证。比如在俄语中：*здесь и там, туда—сюда, мы и они, люди и звери, человек и закон, юноши и девушки, дамы и господа, рабочие, крестьянин 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这些并列短语内部成素的顺序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与这些成素所指对象之间建于这样或那样原因基础上的层级关系有关。这些层级有以指示性为主（前3例，这里言语行为的位点或参与者是中心），有的以人本性为主（中间两例，“人”为中心），有的以社会性为主（后3例，其中 *юноши и девушки* 的顺序是取决于性别，男人为重；而 *дамы и господа* 之间的顺序也是依据性别，只不过是礼仪使然；*рабочие, крестьянин 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其顺序完全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由此看来，这些并列短语成素之间的顺序是象似于它们所指对象之间被人们所认知的复杂多样的层级关系的。除此之外，线形象似性还与人们的思维定势和文化观念密切相关。

（2）距离象似性 指概念间的距离对应于语言成分之间的距离，即在功能、概念以及认知方面越靠得近的实体，在语码层次上（如时空上）就越靠得近。与此同时，如果出现的成分位置越接近，整合解释的意义就越强。比如：1）小张不认为他明天以前会离去。2）小张认为他明天以前不会离去。3）I taught Greek to Harry. 4）I taught Harry Greek. 4）句比5）句的否定力弱，因为4）句中的否定成分“不（会）”离动词“离去”较远；4）句和3）句相比，4）句中 Greek 对 Harry 的影响力要大于3）句。

距离象似不仅体现在句法结构中，在形态结构中也有体现。柏比(Bybee)发现，动词词干与屈折词缀之间的紧密关系倾向于反映屈折词缀所表达的概念距离。他认为，动词派生词缀与动词词干之间的概念距离层次为：配价 (valence) < 语态 (voice) < 体 (aspect) < 时 (tense) < 语气 (mood) < 数 (number) < 人称 (person) < 性 (gender)。这条规律也反映在英语动词短语中：5) She was working at that time. 6) She worked a lot at that time. 7) She could swim when she was three. 8) *She swim – could when she was three. 在5)中，体标记-ing 靠动词词干 work 最近，因为它用做后缀，而时标记是助动词，故离动词较远；在6)中，由于没有体标记，所以时标记可以附加在动词词干上，这表明时标记与动词词干的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但7)中的情态 (modality, 通常认为属语气范畴) 标记 could 并不能像时标记那样使用，它不能紧贴在动词词干上，所以，8)句一般不成立。对于认知语言学家来讲，体标记与动词词干之间的临近关系反映了“持续”和“进行”这两个语法概念与动词行为范畴间的紧密关系：相比之下，时标记的概念与范畴“work”间的关系似乎不太紧密，但它们的关系比起情态概念与词汇概念“swim”之间的关系来说又要紧密些。（参见文旭 2000：73）

（3）数量象似性 语言单位的数量与所表示概念的数量和复杂程度成正比，与可预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在语言交际中，量大的信息、说话人觉得重要的信息、对说话者较难预测的信息、想间接表述的信息，表达它们的句法成分就相应增多，句法结构也相对复杂。

语言中大量的重叠现象就是很好的例证。如：*He ran and ran and ran and ran* 与 *He ran* 相比，前者表示的动作量更大。雷可夫就指出，在相当多的语言里，当重叠出现在名词上，单数会变为复数或表集合概念；出现在动词上，表示动作的持续或完成；出现在形容词上，则表示性质状态的增强。

这种数量象似性还可以在词的形态结构中有所体现。也就是说所有的构词模式中都渗透着一种“加和性”，与某种能产性高的构词模式进行的形态切分与相应词位的语义切分相符合。如俄语中的 *друг—недруг, быль—небыль, далеко—недалеко, воля—неволя* 这一类模式就明显体现出这一特点。数量象似性还与说话人之间的社会距离有密切的关系。从俄语称呼语来看，若两人的关系越密切、亲近，那么其称呼语的长度就越短，数量就越少。比如，

俄语称呼语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您好) 可以随关系的远近有这样一些变体: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здравствуй*—*здравствуй*—*драстуй*—*драсьсь*—*дрась*—*зрсь* 等, 在这个连续体中, 越靠近左边的, 说话者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大, 数量就越大, 反之亦然。

(4) 对称象似性 对称的概念和对称的语言形式相对应。这条规则似乎与前面提到的线形象似性矛盾, 因为语言形式上就是不对称的, 我们不能同时说出两件事情。海曼指出, 与我们的想象相反, 尽管有线形特征的限制, 概念上的对称关系其实就是人类语言中最容易, 也是最经常以拟象象似方式表达的关系之一。这些概念上的对称性在语言中往往都用固定的模式来表达。如: 9) *The more he eats, the fatter he gets.* 这个例句就是通过“*the*+形容词的比较级”这种结构形式来表达其对称性。

(5) 非对称象似性 严格来讲, 前面提到的线形象似和距离象似就是非对称性的表现。这里的非对称象似性是指特尔密 (Talmy) 所研究的存在于句子中反映两个认知—语义范畴“图象”、“背景”差别的非对称性。(林书武 1995: 41) 比如: 10) 自行车在屋子旁边。11) *屋子在自行车旁边。

在现实交际中, 一般只说“自行车在屋子旁边”, 不大可能说“屋子在自行车旁边”。因为“自行车”是可变成分, 认知上是“图象”, 话语分析属于“话题”; 而“屋子”则是参照物, 认知上叫做“背景”, 话语分析属于“述题”。这样, 就出现了表述上话题/述题跟认知上图象/背景这种不对称的拟象对应。

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 比如: 12) *Антон похож на его отца.* 13) **Отец Антона похож на Антона.* 14) 他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15) *他做梦的时候睡了一个觉。同样, 在言语交际中我们只会听到 12)、14) 这样的句子, 很少能听到 13)、15) 之类的句子。原因在于: 在句中, “Антон”、“梦”只能充当“图象”、“主题”, 而不能是“背景”、“话题”。

(6) 范畴象似性 若我们考察归入同一范畴的语言符号单位代表着哪些概念, 一定会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 属于同一形式范畴的语言单位在认知上也有象似之处。雷可夫就指出: 语言学的范畴应当与我们的概念系统的其他范畴属于同一类型。有关语言范畴自然性的证据可以帮助我们认知范畴从总体上进行一般性的理解。这种象似性的明显体现就是认知范畴上的“基本的/非基本的”这一非对称关系跟语言范畴“无标记的/标记的”这一非对称关系相对应。例如一般情况下, 单数与复数—单数是基本的, 表现形式是无标记的; 复数是非基本的, 表现形式是有标记的。当然也会有例外, 比如, 在俄语中, 对 *морковь*, *порох* 来说, 它们表示的是集合的、众多的意义, 形式上没有标记, 而要表达个体的概念, 则需要有形态标记的词 *морковка*, *порошина*。从表面上来看是违背了象似性原则。但仔细分析, 它们之间的这种对应, 也恰恰说明了范畴象似性。因为对于表示类的集合名词来讲, 集合性、众多性正是它的非标记意义, 而个体性则是它的标记意义, 因此需要一个有标记的形态与之对应。

除此之外, 王寅教授还归纳出了标记象似性, 认为标记性从无到有象似于认知的自然顺序, 有标记特征象似于额外意义。我们认为这种象似性是范畴象似性的延伸, 对此不再展开论述。

应该指出的是, 以上列举的几种象似性, 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语言中, 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在同一语言形式上, 他们有时会共同作用, 表现出一种合力, 象似性鲜明; 有的时候, 则表现出一种反作用力, 出现互相竞争的态势, 象似性就不怎么突出。对语言符号象似性应该结合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察。

4.3 喻象象似性

喻象符作为象似符的一种, 也有其独特的一面, 即它的指谓需要一个“第三者”来完成。

但对这类独特的象似性目前还没有更深的研究，学者多把注意力放在拟象符的相似性上。平贺正子对喻象符的象似性曾经有过论述，我们不妨对其主要观点作一简介。她将这类象似性分为3种：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s）、规约化隐喻（conventional metaphors）和诗歌隐喻（poetic metaphors）。

4.3.1 语法隐喻

语法隐喻象似性涉及到一个认知领域影射到一个语法领域。这种隐喻跟朗格克关于“意象”的概念相同。“意象”是认知语法中极其重要的概念，一个词语的意义不仅仅是这个词在人脑中形成的一个情景，而且是这一情景形成的具体方式，即意象。比如：16) Bill sent a walrus to Joyce. 17) Bill sent Joyce a walrus.

这两句话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来看是同义句，而认知语法则认为它们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观察方式，即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象，这两个句子的语法隐喻象似性不同，意义有细微的差别。句16)里的介词to专门用来象征海象转移的途径，从而使事件的这一方面突显出来，句17)的介词to不出现，而两个名词短语在动词后并置在一起，这象征着前者对后者的“领有”关系，因此句17)突显的是海象转移的结果——乔伊斯对海象的占有。（沈家煊1994：11—12）

4.3.2 规约化隐喻

这方面的例子比较多。比如：18) Life is a game. 在现实生活中，要理解的领域（即“人生”）的结构跟我们已经理解的领域（即“游戏”）的结构有固定的对应关系——人生就像游戏那样，有始有终；有一些规则，是人们必须遵守的；你或输或赢。下面的这些句子可以视为对此类象似性的具体解读：19) He is a real loser in life. 20) He won every game of life to reach top. 21) You must observe the rules in doing anything. 22) He struck out in his last two business ventures.

4.3.3 诗歌隐喻

象似性是诗歌语言的普遍现象。方丹尼艾（Fontanier）指出，诗歌关心象似性胜于真理。它致力于创造辞格，使语言富有色彩，将其转化为意境和场景，转化为一种活生生的、会说话的图画。（转引自王寅2001：339）马致远有一首传世名作《秋思》：

2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诗本身就是一幅鲜明的图画。通过这幅图画，我们可以体会到浪迹天涯游子的滋味，这也许就是诗歌隐喻的魅力。有些现代诗还采用编排形状象似于所描写事物的格式，比如：

I (a
le
af
fa
ll
s)
one
l
iness

乍看起来，这根本不像一首诗，而是一种文字游戏。这首诗只有4个单词，但却分成5段，4个单词是a leaf falls 和 loneliness；a leaf falls 放在括号里插在 loneliness 的中间。诗人

在这里不是要故弄玄虚，而是以图示诗，想让读者去看诗。这4个单词拆散竖排，是要造成一片落叶渐渐落下的视觉形象。（黄国文 1988：61）这样，“寂寞飘零”这一抽象概念就被落叶的具体形象隐喻性地表现出来。

我们在这里按照皮尔士对象似符的三分法，列举了影象符、拟象符、喻象符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的象似性。虽然这些象似性之间有着一定的区别，但将它们截然分开有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的象似度大一些，有的象似度小一些；有的体现在语言的静态结构中，有的则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显现出来。

5 象似性与语音意义

所谓语音意义是指由民族意识确定下来的一定的音和一定的意义之间的相似关系。语音意义实际是影像象似性的一种扩展，其确认过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具有潜移默化的性质。

对语音意义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俄罗斯语言之父罗蒙诺索夫（М.В. Ломоносов）发现，“在俄语中，似乎经常重复字母 а 可以造成富丽堂皇、空旷、深远、高大的以及骤然恐惧的效果；增加字母 е、и、ь、ю 的使用次数可以有一种温柔爱抚之感，有一种凄怆、微小的实物感，通过字母 я 能显示出喜悦、欢乐、柔和与爱好；通过字母 о、у、ы 表现出的是能引起仇恨、嫉妒、惧怕和忧伤感觉的东西。”丹麦语言学家叶斯帕森用对比的方法也得出类似的结论：[i] 是比较轻快、细小、美丽、友善；[u] 则是比较稠厚、空洞、黑沉、忧郁、顿挫、苦涩。汉语中的语音意义主要渗透在形声字中，声近义必近。杨树达在《小学发微补》中对此现象广加论证，他认为：“燕”声、“晏”声字多含“白”义；“曾”声字多含“重”义、“加”义、“高”义；“赤”声、“者”声、“朱”声字多含“赤”义；“邕”、“容”、“庸”声字多含“蔽塞”义；“重”声、“竹”声、“农”声字多含“厚”义；“取”声、“奏”声字多含“会聚”义。（王铭玉 1994：15）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语音意义是人们依据联想强加于音位符号之上的意义。音位本来是按语音的物理性质和生理性质划分出来的最小语音单位，它并不具有意义性质。但随着语言的发展，语言的使用者们在音位与意义之间产生了联想，从而对音位表现出了一种“理性强加”，即使用上的“意义倾向性”。最终，在人们的意识中，音位与意义之间便建立起了必然的联系。所以，在语音意义形成过程中，人的“经验感觉”起到了关键作用。

如果具体分析，语音意义的形成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音位的物理性质与生理性质。科雷辛（Л.П. Крысин.）指出：а,о 发音的开放性、发音的浊音性固定地与“大的”、“多的”、“慢的”、“厚实的”特征相联系，而相反，发音的闭合性、清音性却与“小的”、“弱的”、“细的”特征相联系。（Л.П. Крысин 1980：20）显然，这里所谓“联系”是人们把音位的音高、音强、音长、发音器管的位置、工作状态等客观因素与现实事物的性质相联系的结果。二是偶然聚合的因素使音位具有意义的趋向。如果某一音位多次出现在某一类意义的词中，那么，这个意义就以概括的形式在反复出现的那一个音位上打上烙印。于是，该音位即使是单独出现，也会引起说话者产生一种潜意识的意义联想。比如，音位[p]和[p']常常出现在具有“噪音”意义的词中：гром、грохот、гремять、взрыв、крик、скрежет、треск等，所以，音位[p]和[p']本身就在讲俄语的人的意识中与“噪音”的一般意义建立起了联系。为了能够透视语音意义现象，下面我们选取“拟声构词”作为研究的重点，尝试性地进行比较分析。

5.1 元音的语音意义

[a]是央低元音。因为它的口腔开度比别的元音大，所以常常被用来摹拟人的开怀无阻之声、动物响亮的叫声、自然界的铿锵之声。如 ха-ха、уа-уа、хра-хра；кра-кра、га-га、ква-ква、кря-кря、кудах-тах-тах；бац、звяк、шмяк等。其他语言也常如此，比如人的大笑声 ha-ha、

ga-ga (汉), ha-ha (英), wa-ha-ha (日), sak-sak、kyakkyu (哈萨克); 物体发出的响亮声: pi-pa、hua-la (汉), clac (法—耳光声), klats-chen (德—鼓掌声) 等。

[i][ε]分别是前高元音, 前中元音。由于发这两个音时声带颤动, 声道较窄, 往往造成细噪音, 所以它们常被用来表示细软声以及鸟虫的啾鸣声(或由此而来的鸟虫的名称)。如 сип (细哑声)、хи-хи (嘻笑声)、скрип (吱吱响声)、блеять (羊叫)、лепет (啾呀儿语)、плеск (汨汨声)、чик-чирик (小鸟啼鸣声)、писк (小鸟吱吱声)、чив-чив (金丝雀叫声)、щебет (啾啾声)、чибис (凤头麦鸟)、чиж (黄雀)、стриж (雨燕)、чечет (朱顶雀) 等。这种语音意义在其他语言里也具有普遍性, 以[i]为例: 汉语中小鸟叫声为 ji-ji、ji-zha、zhi-zhi; 日语的蝉叫声为 min-min, 金钟鸟的叫声为 lin-lin, 虫的啾啾声 chi-chi-chi; 英语的小鸟叫为 chip, cheer, twitter, pipe, peep; 德语的黄莺叫声 tirili, 燕子 tschilp; 法语的鸟叫声 pipier 等。

[ε]音在俄语里还有另外一种描写功能, 即摹仿一些刺耳的尖叫声, 如 скрежет (磨擦响声)、верещать (尖叫)、клекотать (猛禽尖叫声)、реготать (马的嘶叫)、стрекать (尖叫)、шелеп (鞭打的刺耳声); [i]音用于此功能时不典型, 常见的有 скрип (吱吱响声)、свист (呼啸声)、визг (尖叫声)。但在英语里情形相反, [i]音具有这种典型的功能, 如 creak (门的吱呀声)、shriek (汽笛尖叫声)、screech (刹车声)、scream (尖锐刺耳的声音)、scream (尖叫声)、shrill (汽笛声)。

[ы]音是个央高元音, 其他语言里一般没有这个音。在俄语中它常被用来描摹动物的叫声。如 выть (狼或狗叫)、мычать (牛哞哞叫)、курлы (鹤鸣声)、турлыкать (鸟咕咕叫)、цыкать (禽兽、昆虫的叫声) 等。[u]、[o]音在各种语言里都广泛使用, 但其语音意义却有较大的差别。在俄语里, 由于这两个音的成音部位较后, 所以, 它们的典型语音意义体现为描摹那些低沉不清晰的声音以及含含糊糊的低声絮语。以拟声动词为例: бурчать (嘟啾一声)、бучать (蜂嗡嗡叫)、гнусить (用鼻音说话或唱歌)、гудеть (发出拖长的低沉声音)、жужжать (作嗡嗡声)、журчать (发低语声)、зудеть (发单调的嗡嗡声)、шуршать (簌簌作响)、шушукать (发沙沙声)、булькать (发咕嘟声)、бормотать (喃喃)、квоктать (嘟嘟啾啾)、ботать (发咚咚响声)、роптать (发低沉声)、грохотать (轰隆作响)、клокотать (咕噜咕噜作响)。在汉语里, 上述这类意义常用一个后元音加上鼻辅音[ŋ]来表示, 如 teng-teng-teng、ceng-ceng-ceng、deng-deng-deng (表示沉重的脚步声), hong-long (轰隆), hong-hong (火旺声), dong-dong (响门声), pu-tong (扑通), weng-weng (嗡嗡) 等。其他语言大都用鼻化元音来表示这种意义, 英语—bump (重物相撞声), rumpus (喧嚷), thump (重击声), boom、rumble、thunder (雷), hum (嗡嗡), plump、slump (重物落地声); 法语—vrombir (昆虫嗡嗡声), boum、gronder (雷声); 德语—summ (蜜蜂嗡嗡), bum-bum (雷声), plumps (落地声) 等。

5.2 辅音的语音意义

在塞音里, 噪辅音在发音时都是先关闭鼻腔通路, 构成阻塞, 然后在气流冲出时双唇突然打开, 产生爆破的音响效果。与此相适应、配合, 不少的拟声词都以塞辅音作为自己的尾音或首音。比如, 俄语中许多拟声词以清塞辅音[p]、[k]以及擦音[x]作尾音, 以增加“突然、短促”的音感。如 топ (跺了一下脚)、хруп (喀嚓一声破裂了)、шлеп (用手掌拍一下); звяк (铿锵一响)、стук (咚咚敲一下)、бух (扑通一声倒下去)、грох (咕咚一声摔倒) 等。英语、法语里这种现象也很普遍, 如英语—clap (拍手声)、clip (猛击声)、crack (爆裂声)、slap (打耳光声)、snap (折断声); 法语—flip-flap (鞭打声)、сгас (噼啪声)、claque (耳光声)。塞辅音[b]、[p]、[d]、[t]在拟声词词首出现的频率也较高, 多用来摹拟机械、物体等碰打击拍声。如俄语—бум-бум (炮声)、пиф-паф (射击声)、динь-динь (铃声)、тик-так (滴答声); 英语—bang (枪声)、boom (雷声)、puff (噗噗声)、ding-dong (钟声); 汉语—pa、beng、tu-tu、pi-li-pa-la 等。另外, 后舌硬塞音[k]、[g]用作首音还可以摹拟动物的

叫声。如俄语—кря-кря (鸭的呷呷声)、кра-кра (乌鸦的呱呱声)、ква-ква (青蛙的咯咯声)、ку-ку (布谷鸟的咕咕声); га-га (鹅的嘎嘎声)、гав-гав (狗的汪汪声) 等; 英语—cackle、cluck (母鸡叫声)、quack (鸭叫声)、gaggle (鹅叫声); 法语—glousser (母鸡叫)、croasser (乌鸦叫); 汉语—ga-ga、gua-gua (鸭叫声)、ge-ge-da (母鸡叫声) 等。

在辅音中, 擦音的成音特点是气流通过时造成强烈的磨擦效果, 这与自然声响有许多吻合之处。所以, 拟声词中擦音成素比比皆是。比如, 俄语中的啞音和嘘音就常被用来摹拟人和自然界中那种沙沙作响、嗡嗡营营以及其他由于磨擦而发出的声音。如 жужжать (作营营声)、журчать (低语)、сверчать (蟋蟀鸣)、свистать (小动物发吱吱声)、сикать (儿童撒尿)、сипеть (发啞啞声)、шаркать (发磨擦声)、шаршать (作响)、зудеть (发单调的嗡嗡声) 等。其他语言类似现象也很多, 如汉语—sha-sha (沙沙)、su-su (簌簌)、sa-sa (飒飒)、se-se (瑟瑟)、sou-sou (飕飕); 英语—rustle (沙沙作响)、whisper (风发飒飒声)、sough (风飕飕)、swish (衣裙作响声)、susurration (沙沙响声) 等。

[m][n]是两个鼻辅音, 发音时都是由于气流通过鼻腔成音。这种发音特点使其语音意义常体现为摹仿人或动物从鼻子里发出的声音以及杂乱喧哗声。如俄语—гнусить (用鼻音说话或唱歌)、мурлыкать (猫打呼噜)、сморгать (擤鼻涕)、шмыкать (用鼻子大声抽气)、мямить (懒洋洋地说话)、гам (喧哗)、гомон (嘈杂)、шум (噪声); 汉语—nan-nan (喃喃)、nang-nang (嚷嚷)、nie-ru (啜嚅); 英语—sneege (喷嚏声)、snuffle、snort、sniffle (抽鼻子、擤鼻涕声); snivel (流鼻涕声)、snuff、sniff (闻、嗅) 等。

前舌颤音[r]是俄语所特有的一个音。因为它是靠舌尖在气流作用下有节奏地开合颤动成音的, 所以特殊的音响效果使其常被用于描摹恢宏的声响。如 p-p-p (风号声)、тр-р-р (雷鸣声)、ура (欢呼声)、грохот (轰隆声)、трах (轰隆一声)、бурлить (汹涌声)、гаркать (高声喊叫)、ор (叫嚷)、рев (怒号)、регот (放声大笑)、рокот (轰鸣) 等。

虽然在语言符号中, 语音意义现象非语言研究的主要对象, 不为大多数人所注意, 甚至还不被人们所承认。但我们认为, 它只要客观存在, 就必然有其价值, 不能视而不见。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一、因为这种现象与语言符号的象似性有着割不断的密切联系; 二、因为“这种表义方法是基于个别字母或一类字母(即音和音组——作者注)所含的一定意义基础上的, 毋庸置疑, 它可能对原始的构词方法给予了相当大的影响。”(В.Ф. Гумбольдт 1984: 93)

6 汉语语言文化的象似性

象似性概念对语言文化, 尤其是对汉语语言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象似性可以是知觉上的, 也可以是联想关系上的, 形象感知是决定性因素。而思维科学认为, 西方人是以抽象的“音”为符号思维的基本样式, 这也就形成了西方的注重抽象的思维素质。中国人的符号思维以形象为主体, 因此使汉民族具有了形象的能力, 由此生发的符号思维也具有了很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所以, 从象似性符号思想入手, 来观察分析汉语语言文化的特色, 会给符号学的研究开辟一个新天地, 走出一条中西结合的正确道路。

实际上, 象似性倾向在中国的原始文化里就曾占有重要的地位, 图腾、偶像崇拜、某些礼仪、某些魔法等都是象似性的表现。而稍具系统的象似理论则可溯源到易经的象似主义, 庄子的言意之辩以及儒家的正名之说, 尤其是易经的象似主义可以说是象似符号思想的一次集中体现。

在易经系统里, 指涉象似性的相关概念为“象”, 它是易经中出现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何为“象”? 简单说: “象也者, 像也”。用符号学理论来解释, 即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为相似关系。易经系统的流向可表示为: 意或法 → 六十四卦 (或卦象) → 辞 (卦辞, 爻辞) → 易传。解释起来就是: 天下之现象, 称为意或法, 它们客观存在为先, 并且

固有“象”之倾向；然后圣人加以模拟形容而赋之以卦象；用符号系统观点来解释，即卦之设立给予我们的视觉有所规范，而以“象”的视觉来观察并拟象宇宙人事。这里，我们可以把卦象看作是一种语言的能指，而易卦之表义过程是卦辞和爻辞作为一级所指（或称一级元语言）来作初步解释；最后，再由易经传作为二级所指（或称二级元语言）进一步明晰。总之，易经系统里的每一“语言”符号（卦）皆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触类旁通法含摄一系列的概念或东西。我们以八卦为例（六十四卦实为八卦的进一步搭配衍生之结果），它的基本语言符号（卦）是用“一”代表阳，用“- -”代表阴，而由它们组成的八种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为天，坤为地，坎为水，离为火，震为雷，艮为山，巽为风，兑为沼泽。然后，以触类旁通之法，每一卦象引申为一系列的指称（即所指），如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等等。

在古老文明的影响下，中国语言文化的象似性倾向一直都很突出，它主要表现在汉字的构成以及文学的描写手法上。具体可分为：语音的象似性；汉字形体的象似性；诗歌艺术的象似性。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语音的象似性。象似性是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仅存在于视觉领域，声音、气味、味道等都可以具有象似的性质，拟声词就是一种声音象似现象。拟声词并不是人和物发出的声音本身，而是人本着交际原则，在语音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对人或物之声的尽量模仿制作的结果。也就是说，拟声词以声音为基础，表示与声音相关的概念与现象。由于拟声词和自然原型之间的类似关系，二者的联系具有可论证性。汉语的拟声词非常丰富，从语音结构方式上来看可分：（1）A式。乒、乓、嘣、哇、咚、噌、哗、轰、哐、当、哧等；（2）AA式。唏唏、呕呕、吱吱、呜呜、啾啾、辘辘、淙淙、潺潺、喃喃等；（3）AB式。咯嘣、银铛、忽隆、咕咚、扑通、呱呱、刺棱等；（4）AAB式。叮叮当、提提嗒、咚咚呛、劈劈啪等；（5）ABB式。蓬嚓嚓、哗啦啦、哧溜溜、格登登、沙拉拉、咕咚咚等；（6）ABBB式。扑愣愣、咕噜噜、轰隆隆等；（7）AABB式。唧唧喳喳、吱吱呀呀等；（8）ABCB式。唧唧喳喳、噼通扑通、嘟噜咕噜等；（9）A哩BC式。叽哩呱啦、噼哩啪啦、哗哩咣等；（10）A哩AC式。呜哩呜拉、哇哩哇拉、呼哩呼噜、呼哩呼啦等；（11）ABCD式。丁零当郎、乒零乓啷、丁呤咚隆等。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汉字形体的象似性。一部分汉字是按“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象于地”的模仿方式形成了象形字，其能指本身就是一幅图画或一个符号，通过其形体即可推断其所指、了解其义。汉字产生于对写意性表达规则的模仿，这是汉语文字的特色之一，它反映了一种用人的动机性和可视、可感的方式建立汉民族与他的生存环境关系的符号化活动。汉字的写意性可用更准确的术语表述为“意象性”，这也正是西文把汉字称为 ideogram 的原因所在（ideo- —“意念”，-gram—“书写体”）。如从表达机制上来分析，“意象性”实际上包括“象”和“意”二元要素：“象”可称为“取象”，“意”可称为“比类”。所谓“取象”，我们理解为是能指间距性的缩小，即尽量追求字形与字义之间意义的同一，以字形或能指的在场取代字义或所指的在场，消除二者之间的距离感；所谓“比类”则是能指间距性的扩大，它体现了字形与字义之间的分离和间距性扩大的倾向，使人们在二者的分离中窥见字形背后的字义，进而唤出所指的在场。象形字“鹿”和“羊”就代表了这两种方式，相对而言“鹿”的初形与初义相等，而“羊”字的初形是羊头，初义则是指代整个的羊，形义之间是不相等的。因此形义同构的“鹿”字是取象，以点代面的“羊”字是比类。（参见孟华，2002）

汉字形体象似性主要表现在象形、指事、会意三种造字现象之中。实际上，依班固之说，这三种造字之法分别被称为象形、象事、象意，其象似意味已溢于名称之表面。

关于象形，许慎说：“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这里所说的“物”是客观事物，

“体”是客观事物的形体，“诘屈”是曲折。按照客观事物的形体曲曲折折地画出来的就是象形字。当然，象形字既然脱胎于图画，它就和图画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它追求形似，例如：○字大体上像太阳，让人能够因形及物；不同的地方是力求简单，用不着像画画儿一样，画出周围四射的光芒。这样的字可以举出许多，比如“象”、“牛”、“羊”，它们本身就是动物原型的大体象似，即使现在简化了，仍分别保持长尾巴、长鼻子、两只角等特征；又如：“目”——人眼也，“口”——人所以言食也，“廿”——二十并也，“合”——合口也，“右”——手口相助也，“引”——开弓也。

对于指事，许慎如是解释：“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视，是一般地看；察，是仔细观察。粗略的看看可以识别这种字的形体构造，仔细观察就能够看出它的意义所在。这类字有的是纯指示性的符号，有的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增加知识性的符号。它同象形字有联系，又有区别。指事字具有象形的意味，不少以象形字为基础。但是象形字是写实的，意义比较具体，指事字有象征性，意义比较抽象。如“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又如：“上”、“下”、“刃”、“亦”等都为指事字。

比较而言，会意字的象似性要弱些，所以其主观色彩较浓。许慎说：“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比类”是并合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关的形体（多为象形字），“合谊”是把它们的意义会合起来，“指挥”是所要指向的新的意义。用这种方法造出的字的叫做会意字。会意字的共同特征是会合两个以上表示意义的形体构成新字。如“休”——息止也，从人依木；“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从”——相听也，从二人；“淼”——大水也，从三水。

谈形体的象似性还将涉及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汉字形体内部结构的示意性（主要通过结构上的疏密、位置等象似指示来与一定的意义发生关系）。对比几组汉字，可以加深对此问题的理解。（1）与“量”相关的词：空—满，聚—分/化，欠—盈，个—群/众，木—林；（2）与“质”相关的词：白—黑，小—庞，干—湿；（3）与“方式”相关的词：肥—瘦/瘠，高一低/矮，横—竖/直，立—卧，辅—叠等。显然，这类现象具有一定的象似示意功能，虽然对其研究有待深入，需进一步客观化，但其特点及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最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中国诗歌艺术的象似性问题。诗歌艺术是中华文明礼貌的一块瑰宝，尤其是赋、比、兴手法的运用，更使这门艺术区别于西方文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魅力。这里，我们以“兴”为例，把它与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结合起来进行尝试性分析。

所谓“兴”，依刘勰之见，就是起情，是根据事物的微妙处借题发挥，比较含蓄委婉。而用宋人朱熹的话来说：“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如，在《诗经·周南·桃夭》中，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以桃花盛开的景象，烘托出少女出嫁喜气洋洋的气氛，而鲜艳的桃花，又是一幅新娘年轻貌美的象征象似。

“兴”有两个基本部分构成：一是“事物”，或言“他物”；二是透过它们所挥发出来的“意”或吟咏出的“情”。二者相谐就达到触景生情，或触物起情，因事起兴，引起所咏之辞的目的。如果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当然，这里已超越单个文字符号，而上升到了篇章符号的层次），前者构成符号的能指，是符号的物质载体；后者构成符号的所指，是所载之物，是一定社会信息的反映。在诗歌艺术中，语言并不直接诉诸人们的感受，而是诉诸人们的想象。所以在本质上，诗歌乃是一种想象的艺术，这就决定了它只能通过以外物定情志，以景物写情语的方式来塑造诗歌艺术形象；只有充分运用“兴缘物发”、“托物寄情”的兴，并与比赋结合起来，才能充分体现诗歌艺术的本质。换言之，在用“兴”进行诗歌创作时，语言符号的能指（他物）与所指（所咏之辞）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知觉或联想上的类似性，二者的联系可被形象感知，具有一种象似性意义。

“兴”之所以能够体现一定的诗歌象似意义，其原因和根据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兴的目的是起情，而情实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不是抽象的、虚无的。相反，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本身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能被客观化。比如以最常见的感情——爱情和思念来说，从时间上看，它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就我国古代而言，不是奴隶制社会就是封建社会；从空间上看，不是城隅、园中，就是花前、月下。所以，抒发爱情和思念自然要从主观到客观，由情及物：写爱情自然“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陈风·月出》）；写思念自然是“有狐绥绥，在彼其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诗经·卫风·有狐》）

第二，情以外物为媒介和体现，它能被物象化。比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阳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诗经·陈风·泽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周南·关雎》）。在这两首诗中，情侣与物之间具有了形象上的内在联系：蒲、荷共生一泽诱发关于情意缠绵的想象；雎鸠雌雄和鸣烘托君子淑女之间爱情的喜悦。诗中诗人的内心情怀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物化，主观感情与客观物象开始结合起来，通过客观物象所组成的象似画面我们可以体味到诗人隐微的深情。物化的例子在古典诗歌中比比皆是，信手可以拈来。比如一件寒衣寄予着父母对于游子的关切，一曲衷肠凝聚着挚友之间的深情，羁旅中的鸡鸣霜月益增其离情别绪，胡茄暮角在征人听来足以黯然神伤。

第三，物象之所以具有象似性，在于它与人们的生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或共同特征，这样的物象容易引起人们对于某些生活情景和感情的联想。例如，“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诗经·王风·君子于役》）这里，“鸡栖于埘”、“羊牛下来”是黄昏特有的景象，很容易诱发生产亲人团聚、家室之思的联想，而以这些物象为兴来写对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殷切思念，使诗歌象似和谐而完整。

第四，有些物象的象似作用并不在于它们与人们的生活相类似，而在于它们的某些自然属性与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心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客观物象的形式或运动结构与人类主体的心理情感结构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和对应关系，它们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联想。如鸳鸯之于情侣，鱼之于婚媾，虎之于勇猛，蛇之于狠毒，松之于坚贞，梅之于高洁；又如高山使人产生崇高感，流水使人产生动荡感，秋风使人感到萧瑟，严霜使人感到肃杀，以及红的热烈，蓝的静寂，黄的庄严，白的纯洁……这些物象本身都具有一定的性质感情色彩，援引它们入诗，其符号能指的象似性便会跃然于纸上。

7 对语言符号象似性问题研究的展望

语言学者曾有过预测，象似性问题将“不但成为语言学和认知论的中心概念，而且成为交际科学和认知科学领域中的中心概念”。（转引自文旭 2000：71）但不可否认的是，受形式语义语言学，特别是受索绪尔结构主义的影响，任意说在整个 20 世纪一直占主导地位，而象似说到现在为止仍未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这当然有语言学研究传统影响的原因，也有象似性这一问题自身的原因。我们认为对象似性问题的研究今后可能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

（1）加强象似原则与其它原则关系的研究。语言符号不仅受象似性原则的制约，而且受其他因素的支配，比如经济原则和抽象的句法规约等。这就使得语言符号又呈现出一定的任意性。一般认为他们之间是互相对立的，互相竞争的。但吉汶看来，象似性和任意性只有抽象程度上的差别。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显然没有一个一致的声音。要想象似性原则有更大的解释力，有更大的说服力，需要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2）加强对象似性问题哲学基础的研究。季国清先生在《语言研究的后现代化迫在眉睫》中指出，索绪尔“任意性”是西方在场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世界客观性这一信念制造的一种幻象。而“象似性”研究则显现出许许多多的语言结构现象归约着人们对世界

的观察,语言不再是在场形而上学的掌中的玩物。然而语言学家对此的反映,尤其是对其深层的哲学寓意还相当冷淡。由此看来,要想彻底摆脱“任意性”的束缚,必须加强决定“象似性”的不在场形而上学的研究。

(3) 拓宽象似性研究的视野。当前象似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句子的句法层面,而对语篇以及句法以下的层面象似性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除此之外,象似性研究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认知语言学本身的理论框架、结构需进一步的完善。随着认知语言学这一学科体系的完善,必将会推动象似性问题的研究。与此同时,文化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生理学的研究成果也会帮助我们认识“象似性”。从跨学科角度来研究“象似性”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以上对象似性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和具体实例的分析。需要严肃指出的是,我们接受象似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任意性,相反,任意性仍是语言符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辩证地讲,语言符号既有任意性的一面,也有其象似性的一面,它们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既互相对立,也互相补充;根本不承认象似性是片面的,但绝对象似论也是错误的,因为它抹杀了人类认知的差异性,忽视了语法的灵活性,否认了语义的多变性,从而也就否定了矛盾的对立统一性,滑入到了“形而上学”的歧途。

参考文献

- [1] Горный Е. 1996 Что такое семиотика? [M], Радуга.
- [2] Гумбольдт В. Ф. 1984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M], М.
- [3] Кочетков И. А. 1974 Житийная икона в ее отношении к тексту [M],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кандидатской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М.
- [4] Крысин Л. П. 1980 Жизнь слова [M], М.
- [5] Мир звучащий и молчащий: Семиотика звука и речи в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е славян [M], М. 1999.
- [6] Соссюр Ф. Де. 1933 Курс обще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M], М.
- [7] Степанов Ю. С. /Ред. /1983 Семиотика [M], М.: Радуга.
- [8] Успенский Б. А. 1995 Семиотика иконы [A] // Успенский Б. А. Семиотика искусства [C], М.
- [9] Флоренский П. А. 1995 Иконостаг [M], М.
- [10] Derrida, J. 1982 Margins of philosoph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1] Haiman, J. 1983 Iconic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M], Chicago.
- [12] Hiraga, K. 1995 Diagrams and metaphors: Iconic aspects in languag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2.
- [13] Jakobson, R. 1966/1971 Quest for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A] // Selected Writings II [C], The Hague: Mouton.
- [14] Lakoff, G. &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M], New York: Basic Books.
- [15] Simone, R. 1994 Iconicity in Languag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16] 丁尔苏 1994 论皮尔士的符号三分法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第3期。
- [17] 龚放 2000 论语言研究的功能主义思潮 [J], 外语学刊, 第3期。
- [18] 胡明扬 (主编) 1988 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9] 黄国文 1988 语篇分析概要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20] 林书武 1995 《隐喻与象似性》简介 [J], 国外语言学, 第3期。
- [21] 孟华 2002 汉字“象”的表达方式 [Z], 南京: 第五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
- [22] 沈家煊 1993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第1期。
- [23] 沈家煊 1994 R. W.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 [J], 国外语言学, 第1期。
- [24] 索绪尔 高名凯 (译) 1980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5]王铭玉 1990 拟声词的音义关系[A], 俄语教学与研究论丛(第八辑),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学术委员会。
- [26]王铭玉 1994 符号学·语言·语言文化的肖像性[J], 外语研究, 第4期。
- [27]王铭玉 1998b 对皮尔斯符号思想的语言学阐释[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第6期。
- [28]王铭玉 李经纬(主编) 2002 符号学研究[C],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 [29]王铭玉 宋尧 2003 中国符号学研究二十年[J], 外国语, 第1期。
- [30]王铭玉 2004 语言符号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31]王 寅 1999a 论语言符号象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与补充[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32]王 寅 1999b 滤减象似性与语言符号象似性[J], 外语学刊, 第3期。
- [33]王 寅 1999c Iconicity 的译名与定义[J], 中国翻译, 第2期。
- [34]王 寅 2001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35]王 寅 2002 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R], 南京: 第五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
- [36]文 旭 2000 论语言符号的距离拟象性[J], 外语学刊, 第2期。
- [37]严辰松 1997 功能主义语言学说略[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6期。
- [38]张 敏 1997 从类型和思维语法的角度看汉语重叠现象[J], 国外语言学, 第2期。
- [39]张 敏 1998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 Inquiry into the Iconicity of Linguistic Signs

Wang Ming-yu

(PLA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Luoyang 471003, China)

Abstract: Iconicity, a new hot topic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fers to the na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human being's experiential structure or conceptual structure. Research on the iconicity of linguistic signs argues against arbitrariness in 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 founded by Ferdinand de Saussu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studies of iconicity in China and abroad, determine its concept and nature, analyze it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capture its classification and manifestation in languages, and investigate it as is reflected in phonetic form. Exploring iconicity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s invaluable for us to further study the nature of linguistic signs and unc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pt and cognition.

Key words: linguistic signs; features; iconicity;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classification and manifestations; phonetic mean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收稿日期: 2004-06-30

作者简介: 王铭玉(1958-), 河南洛阳人, 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 普通语言学, 语言符号学, 句法—语义学。

[责任编辑: 彭玉海]